



## 盐运古村的振兴歌谣

□记者 李凯迪 顾善济

盛夏的龙溪古街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沿街红灯笼在微风中轻摇。钱氏卷瓦楼下，几位老人正给孩童讲着张士诚揭竿而起的故事，古盐运河的水波晃过青砖小瓦的屋脊，将“两岸人家尽枕河”的景致探进斜阳里。

这座浸润着海盐醇香与千年文脉的古村落，不仅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更坐拥“中国唯一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”的殊荣。如今，它正以“盐脉为魂、新韵为裳”的姿态，铺展着传统村落振兴的独特画卷。

### 盐脉扎根：从潮汐中生长的文明基因

草堰传统村落隶属于大丰区草堰镇，地处大丰西南，交通便利，素有“金三角”之美誉，是大丰区名副其实的南大门。

“草堰村的历史浸透着海盐味道，厚实着呢，就像一本老长的故事书。”8月1日，在龙溪古街，原村建办主任史同林指着青石板路上的凹槽说道，“这些是明代独轮盐车碾压出的痕迹，最深的地方有3厘米。”在草堰，石板路上的每一道辙痕，都深藏着与盐相关的故事。



临水而居

据悉，春秋战国时期，这片土地逐渐成陆，先民们便在此临水而居。秦汉时期，渔业、盐业活动已初现规模；至南北朝，此地开始有“堰”之名，史书记载“南朝宋武帝刘裕避兵于草堰卧龙桥”；后来，因宋代范仲淹在此用竹草修筑围堰，遂更名为“草堰”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唐宋年间，运盐码头、古闸水利系统相继建成。范公堤上的鸳鸯闸宛如一对精准的“潮汐调度站”，涨潮时开启越闸，落潮时打开正闸，保障盐船全天候通行，尽显古人的治水智慧。明清时期，这里成了淮南、淮北盐场的主要盐运集散地。这条河古称“夹沟”“小转河”，是盐运的咽喉要道，那时两岸商店、码头林立，顺着史同林的目光望去，从夹河西侧河岸留存的18处码头遗存中，仍能窥见当年的繁华盛景。

草堰的历史记忆中，从不缺传奇人物的身影。元至正十三年（1353年），盐民张士诚在北极殿揭竿而起，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盐民起义，其指挥部就设在如今村里的太平巷。清代文学家李汝珍在草堰居住期间，以龙溪古河为背景创作《镜花缘》前50回，书中“淑士国”的盐业描写，正是草堰盐场的真实写照。明末建造的钱氏卷瓦楼飞檐翘脊，青砖黛瓦间不仅藏着盐商往事，更曾是新四军作战后方医院，红色记忆与古盐文化在此交织……

### 匠心修复：古今交融的守护之道

“修复不是复制过去，是要让老房子能住、老街道能用。”草堰村党总支书记陶春宏的话，道出了草堰历史文化保护的关键。多年来，这里走出了一条“形神共护”的特色路径。

传统建筑的“形”被悉心呵护。当地划定文物保护单体范围，并外扩50米作为建设控制地带，确保传统建筑、街巷环境不受损坏；竹溪盐街遵循“仿古像古、修旧如旧”原则，马头墙、红灯笼、雕花窗勾勒出徽派风格意象，沿街理发店、面馆、文玩书画店等店铺林立，保留“楼上住人、楼下开店”格局，重现明清市井风貌；老楼、水闸、古桥一一复原，夹沟两岸建筑高度被严格控制，丁溪古街、新中路等传统居住空间与义阡禅寺、竹溪碑廊等周边环境同步完成整治，16方明清碑刻在碑廊中静静诉说着往事。

文化的“神”在烟火日常中延续。江苏省非遗“张士诚传说”仍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；“木刻大师”刘鸿宾老人历时两年创作的《草堰木刻》，已成为盐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；“翔鸿”松花蛋凭借“五选六步七过手”手工严选技艺，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；而蒋氏中医正骨疗法、草堰胡氏黄金饰品制作技艺、草堰烙画等，也在村非遗展示馆里

绽放光彩。

“我们还制定了村民条约，引导全民参与保护，共有范公堤、永宁桥等23处省、市、区级文保单位与14处不可移动文物点。”陶春宏介绍道，当地始终坚持赓续历史文脉、弘扬传统文化，把这些承载记忆的“厚重底座”，作为持续发展的“精神支撑”。



草堰木刻

### 盐韵新生：产业链上的共富图景

“守着金饭碗不能饿肚子。”陶春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在他看来，保护历史文化的最终目的，是让村民过上好日子。如今的草堰村，常住人口2000多人，村集体收入达93万元，较2020年增长了3倍多。

这份增长的底气，正来自对“金饭碗”的盘活利用。农旅融合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的活力。以“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”和“历史文化名镇”为依托，充分挖掘提炼古镇独有的文化内涵，深入探寻民俗文化，结合草堰千年古镇积淀的文化底蕴，吴王文化、范公堤文化，使三元农庄与甘霖雨露生态园、古盐运旅游开发形成“三点一线”的草堰旅游新干线。游客可以在竹溪盐街打卡明清仿古建筑，在修缮后的盐课司署、明清民居中穿梭，也能在生态农庄采摘尝鲜。“以前守着老房子发愁，现在开民宿、卖特产，日子比蜜甜。”村民的话，道出了“盐运古镇”的发展现状。

除了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，特色农业的提质升级也为村民增收添砖加瓦。当地以省级龙头企业禾丰粮油为引领，通过“企业+村集体+农户”模式让优质粮油基地连片成势：禾丰粮油无偿提供“盛油666”菜籽，村民自行种植，成熟后由公司统一收购；村里还发展水产养殖，村民流转土地后可在相关产业打工，实现家门口就业。3个家庭农场、5个无公害蔬菜大棚里，长出了“草堰味道”的新希望，种植大户外出学技术，带回的不仅是新农资，更有“把农田变成观光园”的新思路。

“这里的振兴，从不靠‘单打独斗’，而是让流淌千年的盐文化与蓬勃生长的产业发展实现深度交融的‘双向奔赴’。”大丰区住建局村镇科乔海泉坦言。这座被海盐浸润了千年的古村落，正以深厚的“老底子”孕育着蓬勃的新活力，让脚下的每一块青石板都在时光里吟唱着“古今和鸣”的振兴歌谣。



# 盐晶恒久远

| 盐城市传统村落采风行融媒系列报道⑤

# 草堰 韵悠长

摄影:记者 顾善济 李凯迪



河畔老街诉说千年往事

## 镌刻在青石板上的盐业史诗

□葛海燕

盛夏的范公堤，如一条青龙蜿蜒于草堰村北，堤上垂柳成荫，蝉鸣阵阵。串场河静静流淌，演奏着古盐运河的千年交响。

八月第一天，我随盐城市古村落采风团走进了草堰村。

始建于唐宋年间的草堰村，扼两淮盐运咽喉，是江苏省唯一的“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”核心区。它村居合一，至今保存着五街十二巷的明清格局，54口古井水波清冽，23处文保单位星罗棋布。走进草堰村，就走进了盐城海盐文化流动的博物馆，打开了一部镌刻在青石板上的盐业史诗。

全国盐运看盐城，盐城古盐运看草堰村。草堰村的盐运史始于唐朝，盐船从龙溪河畔出发，经古运河漕运北上，成为朝廷财税命脉。龙溪河岸边有袁家巷，巷内有唐代古井，水质清澈，汨汨不断，居民们汲水洗漱。一瓢千年唐井水，洗濯着今人衣，洗濯着今人足，悠悠盐脉在井水中漫漶，滋养着古老的草堰村。

北宋时期，草堰盐场产量冠绝淮南诸盐场，占据了全国盐产量的重要份额。草堰盐场由国家直接掌控，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，为中央财政贡献巨额收入，深刻影响着国计民生。宋代设盐铁使主管盐政，地方由朝廷委派官员管理，产盐地设监制场，垂直管理。草堰场是两淮盐区的核心产区，生产完全由官府控制。盐民入编，煮盐工具和本钱由官方提供，没有徭役，所产之盐，悉数上交官府。

草堰场所产盐通过串场河、夹沟运往扬州，再分销各地。草堰村是富甲天下扬州盐商的“源头活水”。北宋实行盐引制度。盐引集食盐专卖许可证、增值税发票和运输通行证三项功能于一身，盐商们需要手持盐引，才能合法贩运。草堰所在的“两淮盐区产量占全国一半”，作为当时大型“央企”，草堰村的地位举足轻重。

草堰与丁溪、小海两个盐场呈“品”字形分布，相距不足6公里，形成密集的盐业生产带。草堰村的盐民利用滨海滩涂，煎煮制盐，规模宏大，是当时最先进的海盐生产方式。草堰场设有盐课司署，盐民交盐，流程严格，定点验收付，定点取酬。

宋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范仲淹担任泰州西溪盐监，眼见风潮泛滥，田庐淹没，忧心如焚，主持修筑了捍海堰，保护盐业，改善民生。范公堤与串场河，形成盐运网络骨架，影响千年。现在，草堰村3.5公里长的范公堤路段，永远铭刻着范公先忧后乐的济世情怀。

治理过草堰场的西溪盐监中，先后走出了吕夷简、晏殊、范仲淹三位宰相。有了盐场管理的历练，可堪大任，这是仕途佳话。小园香径，新词美酒，草堰村诗意图无限。

元朝末期，草堰场整合周边盐场，地位越发重要。可盐民们却不堪重负。张士诚领着盐民们，在草堰村北极殿聚义。十八条扁担反元，首克泰州，再占苏州，在此称“吴王”达11年之久。这个草堰村的一介布衣，点燃了江淮烽火，动摇了元朝在东南的根基。四大名著的作者施耐庵、罗贯中都曾是张士诚的麾下幕僚。后来由于与张士诚政见不同，二人先后离开，专注写作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。水泊梁山的刀光剑影，三国时期的鼓角争鸣，或许都是张士诚北极殿举义时的投射。

龙溪河口的鸳鸯闸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大闸小海正闸东御海潮，小闸小海越闸泄洪水。闸门启闭节奏，传递出盐船通行数量。朝廷据此，可精准计算出区域盐税总额。鸳鸯闸双闸构造形成天然检查屏障，可拦截无引私盐。那时，这里每年拦截的私盐达千引。鸳鸯闸犹如嵌入盐运血脉的财政阀门，“半壁财赋出闸门”的江湖地位，不容小觑。

身为“央企”的草堰村，勾画了当地的社会结构。草堰村盐民为主，盐商催生了繁荣。哪里有财富，哪里就有消费。运盐船的桨声帆影里，有草堰村民们的烟火日常，有盐商们的觥筹交错。一枚明代的翔鸿皮蛋，至今还出现在村民的餐桌上，更出现在绿茵场边，为“苏超”队员呐喊助威。

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把苏州阊门的原住民赶散，其中一部分人就落脚于草堰，从此，盐中又增添了书香。五街十二巷，格局明朗。明清民居，屋舍俨然。竹溪古街青砖黛瓦，雕花窗棂，主打过日子。龙溪古街依托龙溪河水，且商且贸，兼具战略。

清嘉庆年间，李汝珍随兄到草堰，川流不息的龙溪水给了他灵感，笔端流出了《镜花缘》的山海传奇。

一路漫行，我们来到钱家巷的明代小楼，这里是新四军作战后方医院。二楼墙壁上一幅题为“简朴的家，不朽的爱”的照片：“战神”粟裕目光炯炯，与笑意盈盈的妻子一起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”的传奇就这样铸就。

穿过长长的竹溪古街，回到村部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没有日渐式微，草堰村的人气不减反升。草堰村人以古盐运的智慧，再现悠悠盐脉与非遗：唐井宋堤，明闸清宅，皮蛋烙画，木刻正骨。

草堰村，这粒巨大的盐晶，始终保持着棱角与咸度，不会随着潮水退去，只会在时光里愈发醇厚，回味绵长。它调和着千年人间烟火，在时光的更替中熠熠闪光。正骨。



“翔鸿”松花蛋



永宁古桥

龙溪古盐运河